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十八回 兵圍靈隱鎖拿瘋僧 戲耍班頭醉入相府

話說秦相聽秦安等回話，勃然大怒，傳諭發傳牌知會京營殿帥府縣衙門，兵圍靈隱寺，鎖拿瘋僧。這道傳牌一出，京營帥即派兩員將，五百官兵，臨安府派八位班頭，仁和縣派八位班頭，各帶散役，來至靈隱寺，把廟一圍。眾班頭進廟問老方丈：“瘋和尚哪去了？”老方丈說：“不知道。”眾班頭鐵鏈一抖，把老方丈元空長老鎖上說：“你這和尚膽子真不小，膽敢打秦相爺的管家大人。”侍者過來講情，不叫鎖老和尚，班頭把侍者鎖上。知客過來庇護侍者，把知客鎖上。連監寺的共鎖了五個和尚，帶著來至秦相府，往裏一回裏。秦相立刻升坐花廳，外面有七十幾個家將在兩旁伺候。當差人等上來回稟：“現把靈隱寺方丈帶到。”秦相吩咐：“把僧人帶上來。”兩旁傳話：“相爺有諭，把僧人帶上來！”當差的把五個和尚帶到堂簾以外，老方丈坐在那裏，這幾個都跪下。相爺在裏面隔著簾子瞧的真，眾僧人往裏看不見。相爺在裏面問道：“這幾個和尚哪一個是瘋僧？通上名來。”下面僧人俱各答話。老方丈說：“我叫元空。我是那廟方丈。”那個說：“我是那廟的監寺廣亮。”那個說：“我是那廟的知客德耀。”那個說：“我是那廟侍者宗瑞。”那個說：“我是那廟齋頭惠陵。”秦相一聽，說：“你們這裏頭沒有瘋僧？我派人去鎖拿瘋僧，他竟敢把我管家打了。”廣亮說：“回稟大人，我們廟裏瘋和尚濟顛，本是老方丈的徒弟。眾位管家去，他施展妖邪法術，把管家大人打了。我等阻不了，求大人格外開恩，與我等無干。”秦相在裏面一聽，吩咐手下家人傳諭各府縣頭役拿瘋僧。錢塘縣幾個班頭在廟內找到拆大碑樓的那裏，見瘋僧指指戳戳，瞧拆大碑樓。這些瓦木作土工，聽說有秦相府堂諭拆大碑樓修蓋閣天樓，哪敢違背。內中就有好人，一想：“和尚廟裏不容易，不定費多大事，化的緣修蓋這座樓，一旦之間就拆了，作孽不小。我別作孽，我用鐵銼把瓦撥攏，反正也掙二百錢，不犯上作這孽事。”正在這裏思想，濟公在旁邊用手一指，這人從樓上一滑，掉下來，七八丈高落在地上。下腳實地，並未摔著。自己一想：“好險，我幸虧未拆樓，我要拆樓，定然摔死，必是有点說處。”自己站起來溜了。就有真拆的，自己想得開：“拆完了修秦相府的樓，做兩個月的活，修秦相府樓完後，那廟還得動工，又做兩個月工，半年的活工有了。”正在那裏拆卸，濟公用手一指，那人由上面摔下來，正坐在一塊三尖石頭上，把糞門刺破了，這小子扒著家去歇了半年的工。濟公施佛法正在報應那些瓦木匠土工人等，過來幾個班頭，嘩啦一抖鐵鏈，把濟公鎖套脖脛，說：“好和尚，你惹的這禍多大，你還在此指指戳戳瞧熱鬧呢！”和尚抬頭一看，是八位班頭：趙大、王二、張三、李四、孫五、劉六、耿七、馬八，拉著和尚就走。和尚說：“我惹這個禍有多大？”趙頭說：“難比給你瞧，到相府去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你個樂。”和尚說：“這樣叫我走我不走。”趙頭說：“你還叫我費事嗎？”和尚就地上一坐，口唸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！唵，敕令嚇。”趙頭用力拉也拉不動，叫王二過來幫忙。王二用盡平生力也拉不動。王二說：“你們幾位別瞧著，大家拉他。”張三、李四、孫五、劉六、耿七、馬八齊過來用力拉，和尚如同泰山一般。眾人說：“這真可怪！”祇聽背後有人哈哈一笑。趙頭回頭一看，是仁和縣的兩位班頭。一位姓田叫田來報，一位姓萬叫萬恆山。這兩個人仁和縣當差，那任官都是紅差事，人也精明強幹，跟趙頭眾人還是連盟的兄弟，見趙頭眾人拉和尚不動，不由的一陣狂笑說：“你們眾位就會吃飯，沒事坐在班房胡吹亂謗，今日有了事，你們全沒有主意了。”趙頭一聽說：“你們二位先別說現成話，你們二位要把和尚拉起來，算你們全能為。”田來報說：“我要拉不起和尚來，我把田字倒過來。”萬恆山說：“我要拉不起和尚來，我不在六扇門混飯吃。你們躲開！”趙頭眾人躲開，見田、萬二位用手按上纓翎帽，整了衣服，繫了皮帶，蹬上靴子，向前趕走幾步，就在和尚面前跪倒說：“聖僧，我等跟你老人家無冤無仇，皆因是你老人家惹了秦丞相，秦相派我們老爺帶住我等來請你老人家。你老人家既敢惹他，就取見他。你要不去，秦相一氣，參我們老爺，我們老爺得擔處分，必要革我們的職，我們把差事一丟，一家大小挨了餓，求你老人家大發慈悲罷。”和尚一聽，一陣冷笑說：“要照你二人這樣說來，我和尚早就去了。田頭，貴姓呀？”田頭一聽也樂了，說：“你知道我姓田，還問我貴姓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名字不是叫來報？”田頭說：“我叫來報。”和尚又說：“萬頭，貴姓呀？”萬恆山道：“師父別捉弄人，慈悲慈悲，跟著他們去罷。”和尚說：“走就走。”田來報這纔說：“趙頭，這個差事得對付著點，我給央求好了，你們帶著走罷。”趙頭過來，方纔拉著和尚出了靈隱寺，往前走了二裏之地。那西湖蘇堤一帶，全是酒舖。和尚走到一個酒舖門首，就向地一坐不走了。趙頭說：“師父怎麼不走了？要歇歇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倒不是要歇著，我且問你一句話，你們當差講究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指皇樹，穿皇陵，無多有少，無大有小，得有朋友見過我和尚。你把我帶到相府，算你們能辦案，當好差事，可得在我和尚身上花點錢。不然，我不能太平跟著你們去。”趙頭一聽，心裏說：“我當了這些年的差事，頭一回遇見打官司的跟原差要錢。”趙頭說：“師父，你一個出家人，要錢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得喝酒，犯了酒癮走不了。”趙頭說：“喝酒行。師父喝多少酒罷。”和尚要了二十壺酒，酒舖給拿過來，和尚一仰脖就是一壺，一邊喝著酒，一邊說道：“酒要少吃性不狂，戒花全身保命長。財能義取天加護，忍氣興家無禍殃。”眨眼和尚把酒喝完，趙頭一掏錢，整整剩了二十壺酒錢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。趙頭說：“師父，你再多喝一壺，我的錢不夠。少了一壺，我剩下錢。”和尚說：“趙頭，你早上起來，是你女人給你裝的錢不是？”趙頭說：“是。”和尚說：“那是我和尚昨天晚上給他的。”趙頭說：“師父別玩笑，快走罷。”

拉著和尚往前走了有二里地。和尚說：“趙頭，你換個人拉著我罷。”趙頭說：“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沒了錢啦，換個人罷。”趙頭叫王頭拉著。王頭接過來說：“師父，走呀！”和尚說：“不走。你知道趙頭因為甚麼不拉著我？”王頭說：“不知道。”濟公說：“他拉著我和尚，得給我花錢。”王頭說：“師父要錢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吃酒。”王頭說：“師父喝罷。”和尚說：“給我來十壺酒罷。”王頭說：“對，我就帶著四百錢整夠，多了我也沒有。”濟公把十壺酒喝了。

書的節目，叫醉入秦相府。王頭拉著和尚往前走有二里地。和尚說：“王頭，你也該換人拉著。”王頭說：“師父你不講理。趙頭拉著出了靈隱寺有二里纔喝酒，喝完了又走二里，共四里纔換我。我接過來半步未走，就喝酒。方纔走了二里，怎麼就換人！”和尚說：“趙頭是二十壺酒，你是十壺酒。”王頭說：“我也不跟你爭論，張頭你來拉罷。”張頭說：“師父，你要喝酒祇管喝，此地醉仙樓酒舖我有帳，你盡量喝罷。”和尚說：“給我來三十壺酒。”張三一聽，暗中一伸舌頭道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一天喝多少酒？”和尚說：“我也喝不多，早上起來喝二斤，吃早飯喝二斤，吃晚飯喝二斤，一到起更天，我就不喝了。”張三說：“你就睡去了。”和尚說：“我跳在酒缸中泡著去。非是泡著，不能過癮。”張頭這三十壺酒他也喝了。話休煩絮。那八位班頭都喝到了，纔來至秦相府的門首，仍翻回趙頭拉著。和尚喝的酩酊大醉，府門口當差人直催說：“你們這差事怎麼當的？相爺叫帶瘋僧，你們必得等相爺怪下來纔帶呀？”趙頭說：“來了，來了！”領著濟公進秦相府。和尚抬頭一看，祇見相府裏好生威嚴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閣設麒麟玉做琛，堂前窟翠屏門，洞門高宏人寶輦，琅深廣藏雅琴，錦繡叢中古玩潤，珠璣堆裏詞賦分，除卻萬年天子貴，就讓當朝宰相尊。

和尚看畢，趙頭帶著往裏面奔去。羅漢爺施佛法大展神通，要去戲耍秦相。

不知後來之事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